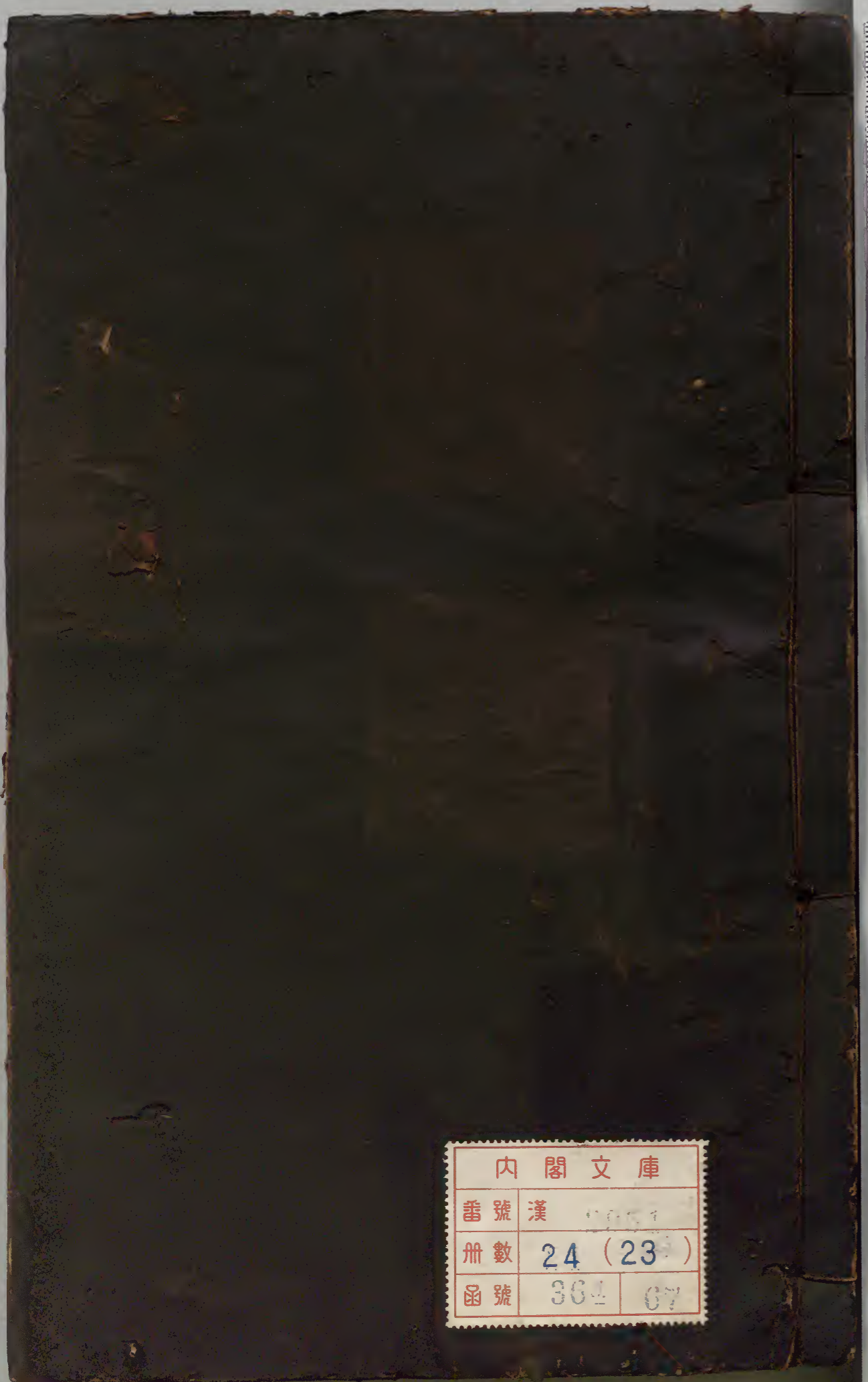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51
冊數	24 (23)
函號	364 67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二

漢書外傳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鳥部下

倉庚

鵲

鷓鴣

鷲

鳩

鷓鴣

百舌

鷓鴣

鵬

鷓鴣

鷲

白鷺

鷓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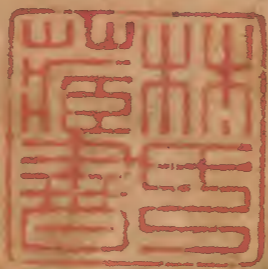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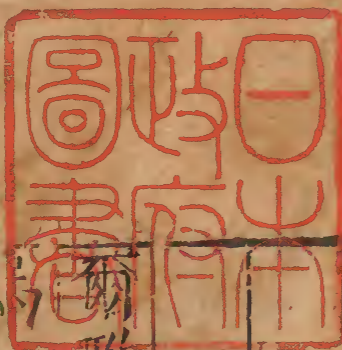
鷓鴣

鳥

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又曰鷓山鳥又曰燕白脰

春秋運斗樞曰瑶星散為鳥

廣志曰鳥有白頸鳥



毛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又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左傳曰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春秋元命苞曰火流爲烏烏孝烏何知孝烏陽精陽天之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選之無禮不得歸丹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天歎烏即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儒叔林爲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梁兔產於牀下

王隱晉書曰虞溥爲鄱陽內史勸勵學業雖威不猛寬裕簡素白鳥集郡庭止棗樹就執不動抱朴子曰熒惑火精生朱鳥

古今注曰所謂赤鳥者朱鳥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鳥之精降而生三足鳥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萃其冠徐整三五曆曰天地之初有三白鳥王生衆鳥述征記曰長安靈臺有相風銅鳥

豫章舊志曰太守李儀臨郡二年白鳥見南昌

蜀李雄書曰武皇帝雄泰成三年白鳥赤足來翔帝以問范賢賢曰鳥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果關中流民請降

師覺授孝子傳曰吳叔和性至孝母歿負土成墳有

赤鳥巢門甘露降戶

王韶孝子傳曰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群鳥銜泥助成墳

異苑曰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群鳥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興欲令聾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彰其行迹云

南越記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鳥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今雅烏化爲之

詩梁元帝晚栖烏詩曰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

多前鳥馱雲暗後群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
從故鄉返幾過入蘭閨借問倡樓妾何如蕩子啼

梁劉孝威鳥生八九子篇曰城上鳥一年生九雛毵

毛不自暖張翼強相呼羽成翮備各西東丁年賦命

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尚逢王吉箭

猶嬰唐羿弓豈如變采收燕質入夢祚昭公流聲表

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

梁朱超城上鳥詩曰朝飛集帝城猶帶夜啼聲近日

毛雖暖聞弦心尚驚

隋虞世基晚飛鳥詩曰何日晚飛低飛飛未得猶當

為歸林遠恒長侵夜啼

賦梁何遜窮鳥賦曰嗟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

聲遇物而知哀翻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霞夕聽翔

舉於月曉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

公綏鳥賦序曰有孝鳥集余之廬乃喟然而歎

仁惠之德祥禽曷為而至哉夫鳥之為瑞久

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鳥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

人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歎茲

蓋古人所以為稱若乃三足德靈國有道則見國無

道則隱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鵬惡鳥而賈生懼

鳥

之鳥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鵲

爾雅曰鵲鵲醜其飛也竦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

廣雅曰鵲鵲鵲

禮記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毛詩曰鵲巢夫人之德也

莊子曰鵲上高城危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又曰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翼七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顛而集於栗林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鳥鵲之巢可俯而窺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爾雅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有以玉璞抵

烏鵲

詩魏太祖武帝歌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

匝何枝可依山不壓高海不壓深周公吐哺天下歸

魏曹植魏德論詎曰鵲之疆疆詩人取喻今存聖世
呈質見素飢食茗華渴飲清露異于疇匹衆鳥是慕

雀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

禮記曰季秋雀入大水化爲蛤

晏子曰齊景公探雀穀穀弱故反之晏子再拜賀曰
吾君有聖人之道矣道長幼也曾禽獸之加焉而况
人乎

莊子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或曰以天下爲之籠則
無所逃是故殷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之

皮籠百里奚

呂氏春秋曰燕雀處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响响然其

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火上棟宇將焚燕雀顏

色不變不知禍將及也爲人臣免燕雀之智者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糧仰棲茂樹

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王孫公

子左挾彈右持攝丸以加其頸書獲乎茂樹夕調酸

哉矣

史記曰趙武靈王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
何王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與何戰敗章走趨主父

主父開受之何遂圍王父主父飢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

韓詩外傳曰夫鳳皇之初起也遙遙千里蕃籬之雀嗾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屈一信輾轉雲間蕃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太玄經曰明珠彈雀費不當也

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采王大悅申叔告子從子曰非先王之法且又不令申叔曰何謂不令曰夫爵者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民非所得制爵也昔魏公祈神神賜之土田

是失國而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何悅乎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次藥有昆丘神雀

陳留耆舊傳曰圉人魏尚高帝時爲太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益部耆舊傳曰揚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

張顯折言曰萬雀不及一鳳皇衆星不如一月明

沙洲記曰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虺無尾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白雀大如鳩素質疑映

羅含傳曰含在家時有一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致

說苑曰吳王欲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晞衣如是三日王曰子來何晞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

其後螳螂之知捕蟬鳴不知黃雀在其後臣執彈丸欲取黃雀不覺露晞衣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弇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爲鷗臬所搏墜於樹下又爲螻蟻所困寶愍之取置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室數日乃去爾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爲鷗臬所搏蒙君拯濟今當使南海不得復往極以悲傷以白環四

枚與寶曰令君子孫絜白位登三公於此遂絕寶生

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得黃雀炙祥自念

卒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

風土記曰六月東南長風海魚化為黃雀

廣志曰安息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

卵如甕

東觀漢記曰永元十三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

詩晉傅玄詩曰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

鳳常畏蛇與蟲依賢義不恐近暴自當窮

宋鮑照空城雀詩曰雀乳四散空城之阿朝拾野粟

夕飲清河高飛畏鳩下飛畏網羅誠不及青雀遠

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巢賦命有厚薄長

歎欲如何

梁沈約詠雀詩曰肌薄少滋腴色淺非丹翠不懼越

王羞寧懷秦后珥傷簪聿寒草循場啄餘穗且欣大

夏成焉須鴻鵠志

賦後漢曹大家大雀賦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

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曰嘉大雀之所集

生崑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疇懷有

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上息樂和氣而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燕

爾雅曰燕燕乙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燕

說文曰燕布翅枝尾作巢避戊巳

廣雅曰玄鳥燕也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而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

高謀

毛詩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丁上其音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左傳曰郟子云少皞時玄鳥氏司分者也又曰吳公

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懼有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

燕之巢於幕上也

史記曰秦之先顓頊之苗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墮

卵女修吞之生太業又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儒為

宮上徵榮榮詣中尉府中尉郵都責訊王王恐自殺

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漢書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冢有燕數千銜土投其

窟中

淮南子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列仙傳曰簡狄帝嚳次妃有娥之女也娣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五色甚好相與競取簡狄得而吞之生商

玄中記曰千歲之燕戶北向

九章筭術曰五雀六燕飛集衡衡適卒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

茅君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如欲飛狀光明洞徹食一

株拜為太清仙君正一郎中

晉中興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為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風則飛頡頏如真燕

宣城記曰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燕一雙出屋既表素質宦途亦通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燕遊酒泉郡黑燕列從

詩古詩曰思爲雙飛燕街泥巢君屋又曰翩翩堂前
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魏明帝短歌行曰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陰匿陽顯節
運自常厥貌淑美玄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
志精專絜行馴良街土繕巢有式宮房不規自圓無
矩而方

宋鮑昭詠雙燕詩曰雙燕戲雲崖羽翮始差池出入
南閨裏經過北堂陞意欲巢君幕層楹不可窺沉吟
芳歲晚徘徊韶景移悲歌辭舊愛街淚覓所知

梁簡文帝雙燕詩曰雙燕有雌雄照日羽差池街花
落北戶逐蝶上南枝桂棟本曾宿虹梁早自窺願得
長如此無令雙燕離又詠新燕詩曰新禽應節歸俱
向吹樓飛入簾驚釧響來窓礙舞衣

梁吳筠詠燕曰一燕海上來一燕高堂息一朝相逢
遇依然舊相識問余來何遲山川幾紆直蒼言海路
長風駛飛無力

梁庾肩吾詠簷燕曰雙燕集蘭閨雙飛高復低向戶
疑新箔登巢識故泥依欄本相賀近幕願同栖又和
晉安王詠燕曰可憐幕上燕差池弄羽衣夜夜同巢
宿朝朝相背飛街泥瞻樂善相賀奉英徽秋蟬行寂

莫戀此未辭歸

陳蕭詮詠銜泥雙燕詩曰銜泥金屋外表瑞玉筐中
學飛疑漢妾巢幕憚吳宮瓜截還猶短窠成新尚空
詎並零陵石飛舞逐春風

陳江揔詠燕于飛應詔詩曰二月春暉暉雙燕理
毛衣銜花弄羅靡拂葉隱芳菲或在堂間慶多從幕
上飛若作仙人履應往日南歸

隋虞世基賦得戲燕俱宿詩曰大厦初構與雲齊歸
燕雙入正銜泥欲繞歌梁自舞閣偶爲仙履往蘭閨
千里爭飛會難並聊向吳宮比翼棲

賦晉傅咸燕賦曰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
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燕燕于飛差池其
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替春
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
之凶醜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萃非斯人而誰
與惟里人之爲美託君子之堂寓逮來春而復旋意
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晉盧諶燕賦曰爰集崇宇依于其榮布窠巢之列列
孕子穀之嚶嚶銓先後而均哺邁口鳩之能爭於是
族類偕長雄雌俱逝頡頏水湄下上雲際朝晰間關

倏忽漂澈來如隼擊去若鳧跬斗建午而子指日在
戊而後憩

晉夏侯湛玄鳥賦曰觀羽族之羣類美玄鳥之翔集
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藝擢翾翾之麗容揮連
翩之玄翼挺參差之羞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
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歛六翮而不飛含靜
泊以充肌喻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
不匱虞衆物之爲害獨棄林而憑人不驚畏以自疏
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祇故遺卵而生殷惟帝
皇之嘉美置高襟以表神類鸞皇之知德象君子之

安仁爾乃銜泥構巢營居傳擁積一喙而不已終累
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採懦毛以爲蓐吐清惠之
冷音永吟鳴而自足

贊晉郭璞燕贊曰燕燕于飛瑞娥以卯玄玉爰發聖
敬日遠商人是頌詠之弦管

頌晉傅統妻辛女燕頌曰翩翩玄鳥載飛載揚頡頏
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處此
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
逸豫其樂難忘

鳩

禮記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

方言曰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郎其大者謂之鳩鳩

列子曰邯鄲之人以正月之日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

說苑曰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子改鳴則可不能改鳴東徙猶惡子之聲也

續漢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鋪之糜粥八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

噎所以愛民也

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道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

按少皞五鳩鳩者聚聚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

琴操曰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恩乃作歌

會稽典錄曰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遂以喪終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

郡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
稱爲白鳩郎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
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栖息廬側見人
輒去見琦而留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
于牀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耶
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
得一金帶鈎是後子孫過盛有爲必偶貲財萬倍蜀
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鈎以與蜀客張

氏旣失鈎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
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資鈎以反張氏
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鈎云又曰沛國戴文謨
居陽城山有神降焉其妻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
遂視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隻後有雲覆之遂不見
詩魏王粲詩曰鷲鳥化爲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
會託身鷲鳳間天姿旣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
迫俛仰不得言

賦晉傅咸班鳩賦曰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
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

之於前寓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
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
聲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憎逝而高翔
〔調〕魏陳王曹植魏德論謳曰班班者鳩爰素其質昔
翔殷邦今爲魏出朱目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
我皇懿

〔論〕魏曹植令禽惡鳥論曰昔荆之梟將徙巢於吳鳩
遇之曰子將安之梟曰將巢於吳鳩曰何去荆而巢
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免
無爲去荆而巢吳也如不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

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
〔序〕晉阮籍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
後卒爲狗所殺故作賦

鳴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鳩

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

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莊子內篇曰鴟鴞嗜鼠蝮蛆甘蟪

鹽鐵論曰泰山之鴟啄腐鼠於窮澤非有害人也今
有司盜王財而食之焉得若泰山之鴟乎

列仙傳曰季仲甫夜臥牀上或為鴟鳥後至沓縣巨
山上候北風當飛度南海山上有羅鷹者羅得鴟視
之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云往崑崙山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趾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
鳥鳶跼跼墮水中

博物志曰漢舊事基國送鳶郊給太官

詩魏劉禎射鳶詩曰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
橫怒起意氣陵神仙發機如驚歛三發兩鳶連流血
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反舌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

左傳曰邾子云少皞祝鳩氏司徒也

易緯通卦曰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口隨百鳥之音
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

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

詩梁沈約侍宴詠反舌詩曰假客不足觀遺音猶可
薦幸蒙喬樹恩得以聞高殿

梁劉孝綽詠百舌詩曰山人惜春暮旭日坐花林復
值懷春鳥枝閒弄好音遷喬聲迥出赴谷響幽深下
聽長而短時聞絕復尋孤鳴若無對百轉似群吟昔

聞屢懽昔今聽忽悲今聽聞非殊異遲暮獨傷心
梁徐悱妻劉氏聽百舌詩曰庭樹且新晴臨鏡出雕
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淨寫山陽笛全作洛濱
笙注意歡留聽誤令粧不成

陳聘使韋鼎在長安聽百舌詩曰萬里風煙異一鳥
忽相驚那能對遠客還作故鄉聲

賦梁沈約反舌賦曰咨玄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
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乏嘉容之可翫因繁
聲以自表其聲也驚詭遵噴紫紆離亂駢浮迴合出
危瑣散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

流妍於始旦雜沓逶迤噉跳參差攢矯動葉促轉繁
枝分宮析徵萬矩千規因風起唳曳響生竒對芳辰
於此月屬今余之遵暮倦城守之諠疲愛田郊之間
素眷春物而懷之聞好音於庭樹

梁蕭子暉反舌賦曰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於池沼
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令鳥無榮辱之可因弄樞
機而自表爾其聲也嘹唳骨結鬱抑紫咽繁音瑣碎
衆響攢熾或急轉赴機或緩引趨節或洪纖共起或
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垂聲憑林而
逾厲響因風而益危

倉庚

說文曰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又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又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阿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又曰黃鳥哀三良也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詩義疏曰黃鳥鸚鵡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鶯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常棣熟時來在桑

樹間皆應節趣時之鳥或謂之黃袍

賦魏文帝鶯賦曰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栖息厲清風而哀鳴

魏王粲鶯賦曰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春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群鳴春鳴翔於南薨戴鶯集乎東榮既同

時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

晉王暉妻鍾夫人鶯賦曰嘉京都之鶯鳥冠群類之殊形擢末軀於紫閣超顯御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龍角之西頽慕同時之逸豫怨商風之我催

鷓鴣

爾雅曰挑蟲鷓其雌鴣俗名巧婦又曰鷓鴣剖葦又

曰鷓鴣鷓鴣

毛詩曰鷓鴣周公救亂也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

我室

詩疏義曰鷓鴣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為窠以

麻紱之刺紱靴懸著樹枝幽州為之鷓鴣或曰巧婦

或曰女匠關西謂之笈雀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爾雅曰桃蟲鷓也微小黃雀其雛化為蜩故俗語曰

鷓鴣生蜩

焦貢易林亦謂桃蟲生蜩或云布設生子鷓鴣之

莊子曰鷓鴣巢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臣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鷓

鵲巢於葦之若鴻毛著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却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賦晉張華鷦鷯賦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啄木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啄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與啄木異種舌長五寸杪有刺針

詩宋袁淑排諧集左氏詩曰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唯志所欲性清者榮性

濁者序

晉傅玄詩曰啄木高翔鳴啾啾飄搖林薄著桑槐狎緣樹間喙如錐嚶嚶嗷嗷正悲專為萬物作侶俳當此之時樂不可迴

鴛鴦

歸藏曰有鳥鴛鴦有鴈鷓鴣

毛詩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

魏志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

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鄭氏婚禮謁文資曰鴛鴦鳥雄雌相類飛止相匹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交頸音聲感人

詩古歌辭曰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噍噍鶴鳴東西廂

晉嵇叔夜詩曰鴛鴦于飛蕭蕭其羽噤噤和鳴顧盼儔侶又曰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吮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栖靈洲

賦梁簡文帝鴛鴦賦曰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落日而俱吟追清風而雙舉時排荇蒂乍拂菱華始臨涯而作影遂感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笑復宜頻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蘭房得意人見茲禽之棲宿想君意之相親

梁元帝鴛鴦賦曰青田之鶴晝夜俱飛日南之鴈從來共歸雙飛兮不息自憐兮何極一別兮經年相去兮幾千雄飛入玄兔雌去徃朱鳶豈如鴛鴦相逐俱棲俱宿勝林鳥之同心邁池魚之比目朝浮兮浪華夜集兮江沙萍隨流而博岸網因風而綴花見虹梁

之春色復相鳴而戢翼蘭渚兮相依同盛兮同衰魂
上相思之樹文生新市之機金雞玉鵲不成羣紫鶴
紅雉一生分願學鴛鴦鳥連翩恒逐君

周庾信鴛鴦賦曰盧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
梁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見鴛鴦
之相學還歌眠而淚落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
遂嬾約况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
風共飛簷几全開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馮若乃韓
壽欲婚温嶠願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
飛覺空牀之難守

陳徐陵鴛鴦賦曰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素炎皇之
季女織素之佳人未若宋王之小女含情而死憶少
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
萬里山雞映水邠自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
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哢吭浮沉輕軀澆澆
拂苻戲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真
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道鴛鴦一鳥名教
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祇爲琴中作許聲

鳩鵲

爾雅曰鳩鵲

鳥類

鳥類之九

三

說文曰鳩鵲也一曰鳩鷓

異物志曰鳩鵲巢於高樹生子在窟中未能飛皆銜其翼飛也

賦晉摯虞鳩鵲賦曰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臯之曠澤遊江淮之洪波既翦翼以就養遂婉變乎邗家鳩鵲呈儀若刻若畫鸞頸龜背戴玄珥白班毛頰膺駁羽朱掖青不專紕纏不擅赤因宛點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沒或遊或舞續翻倏忽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嗜火而憂

梁簡文帝鳩鵲賦口飲三芝之淳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錦質之報章紅毛覆臆翠鬣垂心浴波泳渚浮廣戲深臨高舞翮映淺弄音逐餘暉而顧景乘清吹而微吟

鷓鴣

臨海異物志曰鷓鴣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詩齊謝朓詠鷓鴣詩曰蕙草含初芳瑤池暖晚色得

梁簡文帝詠飛來鷓鴣詩曰飛從何處來似出上林

鳥類

鳥類之九

三

隈口街長生菜翅染昆明苔

賦宋謝惠連鷓鴣賦曰覽水禽之萬類信莫麗乎鷓鴣服昭晰之鮮姿糅玄黃之美色命儔旅以翱遊憇川湄而偃息超神王以自得不意虞人之在側網羅幕而雲布摧羽翮於翩翩垂沉浮之諧豫宛羈畜於籠樊

白鷺

爾雅曰鷺春鋤

毛詩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詩義疏曰鷺水鳥也好所絜白謂之白鳥齊魯謂之

春鋤遼東樂浪吳揚謂之白鷺

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復有赤色者舊鼓吹音

樂朱鷺曲是也

詩陳蘇子卿鼓吹曲朱鷺詩曰玉山一朱鷺萬里入

王畿欲向天池飲過繞上林飛金隄麗羽翮丹水浴

毛衣非貪葭下食懷恩自遠歸

賦宋謝惠連白鷺賦曰有提樊而見獻寔振鷺之鮮

禽表弗緇之素質挺樂水之竒心

鷺鶉

方言曰野鳧甚小好沒水中南楚之人謂之鷺鶉大

者謂之鷗蹄

爾雅曰鷗鷗鷗

賦晉張望鷗鷗賦曰余觀鷗鷗之為鳥也形貌叢茂尾翮樵陋樂水以遊隨波淪躍汎然任性而無患也惟鷗鷗之小鳥託川湖以繁育翮舒翮以和鳴匪窘惕於籠畜澆漚池沿容與河洲翔而不淹集而不留值汗則止遇澤則遊淪潭裏以銜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渠娛不擇川隨風騰起與濤回旋沉竄則足撥圓波浮泳則臆排微漣率性命以閒放獨遨逸而獲全

鷗

說文曰鷗水鷗也

倉頡解詁曰鷗鷗也

山海經曰玄股國其人食鷗

列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好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鷗鳥舞而不下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為候

詩梁何遜詠白鷗詩曰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何
言異棲鳥雌住雄不留孤飛出浦漱獨宿下滄洲
西從此去影響絕無由

鵬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
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
徙於南溟者天池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

幽明錄曰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大鵬雛文王厚
賞之見鷹

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東方朔
之

賦晉賈彪鵬賦曰余覽張茂先鷦鷯賦以其質微處
褻而偏於受害愚以為未若大鵬棲形遐遠自育之
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歎大鈞之播物啓塊
化於天壤嘉有鵬之巨鳥攝元氣之夸象揭宇內之
逼隘遵四荒以汎蕩

贊晉阮修大鵬贊曰踰踰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
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贊晉郭璞精衛贊曰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沉形東海靈爽西邁乃術木石以填攸害

翡翠

爾雅曰翠鷓也

倉頡解詁曰鷓翠別名也

說文曰翡赤雀翠青雀也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翠羽曜

離騷曰翾飛兮翠曾又曰翡翠惟翠幃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千數又曰燕刺王旦郎中

侍從貂羽黃金附蟬

廣志曰翡色赤翠色紺皆出交州興古縣

吳錄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

搖八雀九華加翡翠

楊孝先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

恐墮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

詩後漢蔡邕翠鳥詩曰庭前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

鳥時來集振翼修容形迴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
賦梁江淹翡翠賦曰彼一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
映銅陵之素氣灌碧磴之紅泉歛慧性及馴心騫頰
翼與青羽終絕命於虞人克南睪於內府備寶帳之
光儀登美女之麗飾雜白玉而成文揉紫金而爲色
專妙采於五都擅精華於八極
贊晉郭璞翡翠贊曰翠雀麋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
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

鵬鳥

盛弘之荊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鴟楚人

謂之鵬

賦漢賈誼鵬鳥賦曰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飛入
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鴟不祥鳥也誼旣以謫居長沙
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
其辭曰單閼之歲孟夏庚子鵬集予舍止于坐隅貌
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
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鵬余去何之鵬乃歎息
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幹流而
遷或推而還沕穆無窮胡可勝言斯遊遂成卒被五
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以糾纏命不

可說孰知其極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坱
無垠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

漢孔臧鴟賦曰季夏庚子思遁靜居爰有飛鴟集我
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
為祥棄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
之士忌茲鵬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執真變怪
生家謂之天神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
所修棲遲養志老氏之疇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
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勒劇

藝文類聚卷
第九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三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獸部上

馬
駒餘

馬

爾雅曰馬腓上皆白惟馮

馮後左
膝白者

四散皆白驢音四

蹄皆白首

俗呼為
踏雪馬

前足皆白騃音後足白狗音前左

足白啓

啓服也

左白騎後右足白驤左馮

易震為
馮馬

駟馬

白腹駟

駟青色
黑毛也

驪馬白跨躡

音白州驥

音尾本白騏

音晏尾白狼

從尾也
毛白也

白達素縣

素白面頰皆白惟號廻

五文類聚

狀部卷九十三

毛在膺宜乘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膺下如乳者千里在肘後減陽或作

在幹弗方也在皆闕廣音决光皆逆毛居駢音祭

逆刺牡曰騶牝曰駘黃駢馬黃脊驥音驪馬黃脊駟

音青騶鄰驛音悠今蒼白雜色錐黃白雜毛駟詩有

駟今桃彤白雜毛駟駟頰白馬黑脊駟音泉黑豕駟黃

者色一目白睨兩目白魚又曰馬八尺曰駮絕有力曰

戎
說文曰騶馬臥土中也

山海經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

曰言疆乘之壽千歲又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

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

舞九代馬白民之國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

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九代馬名舞盤作之乘黃即

黃服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薜無名曰

杜衡可以走馬帶香令使馬或曰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

周官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為

馬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南海輸駮馬

易說卦曰乾為馬為老馬為駮馬

毛詩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
牧于坰野而史克作是頌駟駟牧馬在坰之野薄言
駟者有騎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左傳曰宋人以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又曰魯莊公
新作延廡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中分也春分出
之秋分內之
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
之聲齊師其遁又唐成公如楚有兩匹駮驪又曰與
之北土馬之所生

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後滅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又
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
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
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
者之不爲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又曰
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
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爲一疋

孝景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爲馬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管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仲曰意者君乘駿馬公曰然仲曰駿馬食虎豹故伏焉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亾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臯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牝

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晏子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然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

郊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尾而隆此馬之真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駱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孫卿子曰騏驎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不及之矣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又曰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非

故籍空辭則能勝於一國實按形不能誇於一人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有千金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如子雖辨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又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騏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汚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綽衣之慕之騏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己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赤騏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騶綠耳
孔叢子曰公孫龍以白馬爲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爲非馬耳誠能去之則高請爲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矣

史記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爲之奈何曰請爲王言六畜之葬以籠竈爲之槨銅鑿爲之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之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知聞也又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慷慨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

敵常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又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又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使壯士持千金及馬以請宛王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不肯與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下貳師城取善馬又曰初天子發書易書以十也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又

曰鄭當時以任俠自喜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賓客夜以繼日又曰王遵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從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遵躬率吏民沉白馬親執珪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又曰賈捐之上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日行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來獻又曰石建爲太僕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譴死矣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舉策數馬畢對曰六馬又曰

萬石君謹慎見路馬必軾又曰馬高五尺九寸以上不得出關

西域傳曰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大宛國崎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于將莫耶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屨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驎耳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官曾不如跛猫

神異經曰西南大宛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

乘者當以縣絮纏頭腰小腹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也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聞之霸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鴉鴉食鷄鷄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似駮馬今者吾君當

淮南子曰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為衾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亾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居數月其

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
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又詎知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出虜壯者皆控弦
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
萬畢術曰馬毛大尾親友自絕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者帝以
馬駕鼓車又曰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
馬又曰聞武帝歌天馬治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
髀上小孔中出又曰明帝欲征匈奴竇固議曰塞外
草美馬不須穀又馬防曰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

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乃去
以是言之馬當與穀又曰明德后曰吾前過濯龍門
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亦不譴怒但絕其
歲用與以嘿止謹耳又曰吳漢伐蜀戰敗墮水緣馬
尾得出又曰桓典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所迴
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
御史又曰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唯李忠獨無所
掠上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又曰張湛
爲光祿勳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
上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又曰馬援擊交趾

謂官屬曰從弟少遊常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
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
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又曰馬援於交
趾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
臣援師事楊子阿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
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
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二尺五寸
圍四尺五寸謹獻詔置馬德陽殿下又曰張奐字然
明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滄上負馬二十疋奐召主
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

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又曰卓茂爲丞相史
常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
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
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慙媿
詣茂又曰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集會於
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憖之命從騎下
車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即牽馬造謝而歸之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爲從事奏濟
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
府彥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袁宏漢記曰第五倫爲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
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終以不
鹽鐵論曰騏驎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
睨之

桓譚新論曰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
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
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七騶咸駕今日六騶何也曰
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天子六馬種種一騶故六騶
也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每飲馬渭水常投錢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塞馬之野而
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
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塞
馬塞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
眇又曰楊璇爲零陵太守時桂陽賊起璇乃制馬車
數十乘以囊盛石灰於車上及會戰從風揚灰向賊
陣因鳴鼓擊賊大破之

風俗通曰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

云不能度種萊畦塍也謹按齊有澠水裁廣三四步
言馬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又曰蝦蟇一跳八尺再
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蕭七按蝦
蟇無尾當言夏馬夏馬患蠅蚋掉尾擊之故蕭七也
又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
邊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
喜其言驅馳不已至於死又曰馬一疋俗說相馬及
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
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
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疋與馬

之相疋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暮年
不得今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出左右將馬過平曰此
馬相今日死及帝乘馬馬惡帝衣香齧帝膝帝怒殺
之又曰穢國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

英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讎常
乘白馬又揀白馬數十疋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
從以爲左右翼胡甚畏之

曹瞞傳曰呂布乘馬名赤兔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

中有赤兔

吳錄曰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馬還營嗚呼軍人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馬上津橋橋見撤文餘無板權躍馬超之得免

世說曰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表左右欲因僉取備備覺如廁便出所乘馬的顛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謂的顛曰今日厄何不努力的顛達備意踊三丈得過

諸葛亮教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

也

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馱行相及也須臾果逢盲黃馬赤馬果先鳴盲馬應之又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二千歲也

于寶晉紀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搜神記曰趙固所乘馬忽死固甚悲惜之問郭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

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馬即起亦不復見猴

怪志曰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剖視之得一白鼈取諸藥內口中不死後有人乘白馬來溺濺之乃縮頭縮脚試取馬溺灌之便消為水病者乃飲一升馬溺乃差又曰謝尚所乘馬忽死尚甚愛惜之時有夏疾弘自言見鬼神與言語尚初不信弘曰我能令馬活信通神不乃下牀去良久還曰廟神愛君馬今已請得還須更眾人皆見馬從外來至死馬邊便滅

死馬即活

襄陽記曰中廬山有一地穴漢時嘗有數百疋馬出遂因名馬穴吳時陸遜亦知此穴馬出得數十疋長沙耆舊傳曰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

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豔光口中欲赤色也

廬江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揚州部有賊擊之多歿衆請以威信取之因單車白馬往賊束身歸降遂生為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詩漢天馬歌曰太一貺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

儻精權竒籥躡浮雲掩上馳體容與迤萬里今安匹
龍爲友又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
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崑
崙天馬來龍之媒遊閭闔觀玉臺

古歌詩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義公在
高堂下交錢百萬兩交馬

晉劉恢詩曰東臯有一駿名曰千里駒絡首纏鬣尾
養以甘露藟

梁簡文帝西齊行馬詩曰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王珂
影斜鞭照曜塵走足蹉跎任俠稱六輔輕薄出三河

風吹鳳皇袖日映織成靴遠江 舳少遙山煙霧多

雲開馬瑙葉水淨琉璃波路廣 月柳迺塘遠碧沙

不効孫吳術寧須趙李過又紫駟馬詩曰賤妾朝下

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蹬朱汗染香衣驟急珂彌

響跳多塵亂飛雕胡幸可薦故心君莫違又繫馬詩

曰青驪沉赭汗綠地懸花蹄未垂青鞞尾猶掛紫鞞

泥蹠足絆中憤搔頭櫪上嘶紫關如未息直去取榆

溪又登山馬詩曰登山馬間樹識金裝草合宜羈短

影轉見鞭長何殊八公岫暫上淮南王又和人愛妾

換馬詩曰功名幸多種何事苦生離誰言似白玉定

是愧青驪必取匣中劍迴作飾金羈真成恨不已願
得路傍兒

梁元帝賦登山馬詩曰登山馬遙遙小小馬纔通汗
赭疑霑勒衣香不逐風何殊隴頭望遙識祁連東又
後園看騎馬詩曰良馬出蘭池連翩驅桂枝鳴珂隨
跼蹶輕塵逐影移香來知驟近汗斂覺風吹遙望黃
金絡懸識幽并兒又紫駟馬詩曰長安美少年金絡
飾連錢宛轉青絲鞵照耀珊瑚鞭依槐復依柳蹀躞
復隨前方逐幽并去西北共連翩

梁劉孝威和王竟陵愛妾換馬詩曰驄馬出樓蘭一

步九盤祖小史贖金絡良工送玉鞍龍驂來甚易烏
孫去實難麟膠妾猶有請爲急絃彈

梁庾肩吾以妾換馬詩曰渥水出騰駒湘川實應圖
來從西北道去遂東南隅琴聲悲玉匣山路泣靡蕪
似鹿將含笑千金會不俱

陳劉刪賦得馬詩曰獨飲臨寒窟離羣思北風陳王
欲觀舞御史自隨驄邊聲隕客淚菓下益桃紅恒持
沛艾影解向平陵東

陳沈炯賦得邊馬有歸心詩曰窮愁邊馬肥向塞甚
思歸連鑣渡蒲海束舌下金徽已却魚麗陣將摧鶴

翼圍彌憶長揪道金鞭背落暉

陳祖孫登賦得紫驪馬詩曰候騎極樓蘭長城迥路
難嘶從風處斷骨任水中寒飛塵暗金勒落淚灑銀
鞍抽鞭上関路誰念客衣單

陳王由礼賦得驄馬詩曰善馬金羈飾躡影復凌空
影入長城水聲隨胡地風輕斂青門外珂喧紫陌中
行行若不倦唯當御史驄

賦魏應德璉慙驥賦曰慙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
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
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標而奔

馳懷殊姿而困遇言願遠迹而自舒思奮行而驥首
兮叩疆綵之紛拏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愴結而槃紆
涉通達而方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
鬱神足而不據思蒞翁於西土兮望伯氏於東隅願
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軌乎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
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邁遠而忘劬哀二
哲之殊世兮時不邁乎良迫制銜轡於常御兮安獲
騁于遐道

晉曹毗馬射賦曰奔電無以追其蹤逸羽不能企其
足狀若騰虬而登紫霄目似晨景之駭扶木體與機

會動躡驚風於是抗孫陽之轡繫繫弱之弓輕足鬱
其雲合妙手於馬爭雄

晉傅玄乘輿馬賦曰目若曜星符采橫發高顛懸日
雙壁象月頭似削成鬣如鬢髮延首高驥擢足軒
氣蓋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
究其妙理又馳馬射賦曰何逸群之奇駿生濛汜之
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
憑坤厚以託身豈驥德之足慕晞萬里之清塵

宋顏延之赭白馬賦曰昔帝軒陟位飛黃服早后唐
膺錄赤文侯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懋而澤馬

効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
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雙瞳夾鏡
兩權協月異体峯生殊相逸發鑿穆武憲文光振民
隱修國章

宋謝莊乘輿舞馬賦應詔曰日晷呈祥乾維効氣賦
景阿房承靈天駟既秣芑以均性又佩衛以崇躡卷
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觀其雙壁應範三封中
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競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
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冕終沃若而鸞
眇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堦之弭塵狀

吳門之曳練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據歷代
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阪夕歸
風於北都尋瓊宮於條瞬望銀臺於須臾

頌魯國黃伯仁爲龍馬頌曰夫龍馬之所出丁太蒙
之荒域稟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再育資玄螭之表
像似靈虬之注則奪騶裏之體勢逸飛兔之高蹤兼
騏驎之美質豈驊駟之足雙耳如剡箭目象明星雙
壁似月蘭筋參情

贊晉郭璞馬贊曰馬出明精祖自天駟十閑六種各
有名類三才五御駑駘異轡

周庾信秦穆公馬贊曰駿馬遇盜秦君不瞋先領美
酒翻畏傷人隣兵向國窮寇侵秦于時大盜還作功

臣

狀宋顏延之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驥朱
文綠虵紫燕水軼驚鳧陸越飛箭遇山爲風值雲成
電

表魏陳王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武皇帝世得
大宛紫騮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
輒已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啓梁元帝謝晉安王賜馬啓曰釋武媿仲都遂蒙大

騷之錫儒謝春卿空頌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驎友自
疋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盡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
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
驥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恩

梁邵陵王謝令賚馬啓曰連翩絕景沃若追風超渥
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宮闈無任城之
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
銘心矚恩兩淚

梁劉孝威爲皇太子謝勅賚功德馬啓曰伏惟忘我
徇物屈已濟民該天地而大捨摠日月而爲施既脫
軛於金輪又解駟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駒駉之廐
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贖謹當秣以柏葉飴以
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

梁劉孝儀謝豫章主賜馬啓曰出自北冀來從東道
儻越兩驂駟同八駿循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
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周庾信謝滕王賚馬啓曰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
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
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權長駟金埒

周王褒謝賚馬啓曰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

經從西北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
黃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爲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
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

書魏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遺吾織
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以付
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疋
之極選者乘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
亦時有之耳

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
池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足龍媒聲齊

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
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
纏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乘鄭國之駟更鄙
曹君經餉蜀王之馬又書曰於戲馬之爲用遠矣大
矣斯所以乾爲春馬震爲馬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
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躩可以追風赤菜之騰
聲的顛之濟王陳王有招羈之說班生有疆絆之談
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
壁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駟駟

爾雅曰駒駮北野之良馬
山海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曰駒駮
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駒駮
贅晉郭璞駒駮贊曰駒駮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
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在服

類聚卷第九十三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四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獸部中 羊 牛 狗 驢 駱 駝

牛

爾雅曰摩牛牛斤出巴 犛封牛滿 犛音早痺 犛牛大

者出 犛牛無角 黑此目牯音 黑耳犛音 子犛體長犛

音 絕有力欣假加音

毛詩曰爾牛來思其下濕濕

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是

藝文類聚 獸部卷九十四

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又曰秦師伐鄭商人絃高將帀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師涉於弊邑敢犒從者又曰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爲青牛

漢書曰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走蹊帝人皆驚走太尉公時爲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莊子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爨鍾王曰吾不忍其觫觫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又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入

關

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牙

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追北三戰三剋遂收齊城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節發卒千人使五下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烏鼠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爲青牛道士

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驕驪騾牛譽郭椒丁櫟

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為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

曰吾鬪大極不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殺也三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水兒

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為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持祠

魏略曰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犢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湧洳意甚

惡之間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古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也

張溫自理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奚因賃養牛公出游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

大牲反不失於斯此人乃齋糧乘槎而去忽忽不查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眾君平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也

曹嘉之晉紀曰羊祜子暨爲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官室所生遺之而去

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喘喘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於是牽犢而去

表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自峽口沂江百許里至苦牛灘南岸有重山山頂有石壁上有人負力牽黃牛人迹所絕莫得究焉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岸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常出水盤鎖此石上縣民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唯得數尺遂致大富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礪生不逢堯與舜裋短布單衣裁至肝長夜漫漫何

時山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

賦 臧道顏馱牛賦曰若乃豪宗戚胤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鑠鑠雲母良牝擢足於雙島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嗤妍其好醜遂慕駿馱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兔價齊驥騮

贊 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鞞狡力難京肆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瞻聲遁仙託稱妖寇馮名名震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

滕嬰進菊雄兒措式悍士規模曹吳拂采徐邈成圖
表魏陳王曹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
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泱泱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
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
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啓梁元帝謝東宮賚蒸栗牛啓曰色似秘府之書毛
類陳王之玉駢角未奇瑩蹄非貴

梁劉孝儀謝始吳王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屩習
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厝心慈渥無涯每垂獎飾無
復難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

門聽雷不能均響又謝豫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
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
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軼修途既獲坐馳之致馴參
廣庭方念載憂之勗

書梁劉孝威謝南康王讓牛書曰雖復蜀守神牛秦
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
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
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驢

楚辭九懷曰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蹇驢服駕兮無

用日多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文士傳曰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道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當十餘日便棄驢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荊州守

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

父停廐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

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陳武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不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文宋袁淑排諧集驢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

糧運艱難某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儻慷慨

應邗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勲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與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滂

刻應更長鳴豪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
甬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
廢聲斯又甬之明也青春隆身長頭廣額修尾後垂
巨耳雙磔斯又甬之相也嘉麥既熟定須精麪負磨
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甬之能也
甬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問
丘騾加甬使銜勒大鳴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
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甬之珠廬
封甬爲廬山公

駱駝

華嶠漢書曰南單于使詣闕奏蕃稱臣入居於雲

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疋

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中無
水特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駱駝知水脉過其處輒停
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洛中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
頭似羊頸身似馬有肉鞍兩箇相對

異苑曰西域苟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
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唯葫蘆盛者則得飲之令人
身體香淨而成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過

贊郭璞橐駝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駑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羊

爾雅曰麇大羊

音雷似羊而大角圓鏡好在山崖間獠如羊似羊而大角出西方

羊牡粉

音墳牲特填首夏羊歷黑牝牡踰踰黑羯羊黃腹

未成羊

音佇詩云肥羜絕有力奮羊六尺為羝

馬尾今大月支固有羊為羝十尺尾五成反尸子羊為羝十尺

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

以形舉呼音到羊鳴也羔羊子也羝五月生羔也羝捷

六月生羊也羝取達反七月生羊也羝音兆羊未卒也歲

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又曰兌為羊

毛詩曰羔羊鵠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純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又曰無羊宣王考牧也誰謂爾

無羊三百維羣爾羊來思其角戢戢

周禮曰賓客則羊人供洪羊羊冷毛則毳羶又曰羊

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登其首凡祈罔供

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買牲而供

之

鄭氏婚禮謂文贄曰羣而不黨跪乳有義
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人鄭師故敗又曰
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
使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甬愛其羊
我愛其禮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子夏曰桀德衰夷羊在牧飛拾滿野
家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
尼曰吾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
之怪夔魍魎水之怪罔象土之怪羗羊也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
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
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
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

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亾羊均也

孫卿子曰仲尼將為魯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飲其羊

史記曰宋豎下令軍中曰狼如羊貪如狼不可使者皆斬之又曰卜式者河西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独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及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草躄而牧歲餘羊肥息上过其羊問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惡者輒去無令貶羣上以式為苛拜緱氏令又曰盧綰典高祖俱學書相

愛里中賀兩家以羊酒

地鏡圖曰金百斤已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為青羊

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誦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礼者故羊之為言犹祥故以為贊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日騎羊而入蜀上中王族遣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峩眉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还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

立祠

左傳曰昔有撿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撿羊事發追捕回家撿羊骨肉都尽唯有舌在国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

漢書曰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芟而食之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盡落又曰路温舒鉅鹿人父為里盜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鈞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純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

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入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垂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衛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聞州黨遂號曰璧人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

蕙子着羊毛蜀人取種因名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爲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賣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逕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往視

但見白日不見羊平日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于是白石皆起成羊數万頭又曰曹公收左慈走入羣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為羊乃今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為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搜神記曰宣帝時阴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臘日祠竈而薦黃羊焉又曰

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上問伯為誰伯欺之曰
我亦鬼也遂為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
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
化為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
還繁之明日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
五百

續搜神記曰願需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
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
架袋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灸主人便先
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灸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

不可忍乎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灸猶動搖乃破出
之是故一胛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髯鬚主簿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
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
郭宮館金寶為飾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
此九處至最後所飢長人指中庭大栢樹近百圍下
有一羊令跪持羊鬚將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
後將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及求住荅云君不
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問華上曰

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為螭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尔雅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吳北山有野羊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狗

爾雅曰犬生三獫宗二師一獫未成毫狗狗子未生解毛

長喙獫力短喙獨歇獨橋絕有力挑多猶狗

也狗四尺為獫

山海經曰蝮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易曰兪為狗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獫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闢且出又曰國人逐獫狗獫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又曰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乃館諸箕吏人之典叔孫居於箕者取其

吠狗弗典及將歸殺而典之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犬門側延晏子晏

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

黑衣而返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

無朴矣子亦狺是也响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

能無怪哉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

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

客復往

楚辭曰何少康逐大而顛隕厥首又曰兄有噬犬弟

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又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君之門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

推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家富

則求良狗得狗則數得獸矣非獨獵也百事皆然又

曰昔文王得如黃之狗死路之贈遊於雲夢三月不

反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

懸幟甚高然而酒不售酒酸怪其故問所問長者揚
青青曰汝狗猛耶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
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
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
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所以蔽賢有
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
韓盧而搏蹇兔也今閉關十五年不敢闕兵於山東
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又曰
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

然臣固教之距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
之壯犬也東郭兔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兔
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大兔俱罷
死其處田父獲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
田父之功獲齊王懼休將士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遽墮船船人救之
曰子欲何之而遽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

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何能相梁惠子曰居
廣艘長楫之間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
不比我子蒙蒙如未視之狗子耳又曰孟嘗君寄客
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臣之罪耶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
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
何怨寡人哉客曰臣聞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
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兔狗
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
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東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
孝妻嘗於母前叱大而永即去之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
狗人立行于家中皆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
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爲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
持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狗又上竈
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中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殺
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

魏略曰丁謚外似疎濫而內明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列而皆少之唯以聲勢屈於曹爽爽亦敬之言無從者故于時謫書謂臺中三狗嗥柴不可當一狗馮黑作蛆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畜蛆也

華陽國志曰雍閩欲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畫黑腦三升汝能得不夷皆從閩

玄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一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

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犬生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養之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犬王畜之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

孫盛晉陽秋曰王敦敗京都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

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史下夢巫覡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竒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大作數斛養蜜灌之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啖養灌竒便放犬咋蛇以劍斫殺之得九女髑髏越王乃媵竒為后又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宮得耳疾醫為挑治得一物大如蠶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盤俄頃而化為犬其文五色名盤瓠又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相與同居看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為狗去復至數人被甲持兵

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又曰成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閤便為人殺之乃絕

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括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噉唯注精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

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倒地狗
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又曰晉太
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
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
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
還以身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
見之他日又聞行墮空井中狗伸吟徹曉須臾有人
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
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
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

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
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又曰休慮山下有亭每
過宿者或病死常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或
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
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夷密以鏡照
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
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大餘悉走
去又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
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
恰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詠家老黃狗即

打殺之吠乃止

秦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未詳古徐國宮人娠而生開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歸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眾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尾實黃龍也

述異記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點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賣書馳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同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

公子二師一特取少者名之四猶皆白豨其迹刻

絕有力豨批牝犯巴

方言曰猪燕朝鮮之間謂之豨關東西謂之豨或謂之豨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豚吳陽之間謂之猪子

易曰見豕負塗又曰坎為豕

毛詩曰有豕白蹄蒸涉溪矣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豨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又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乃罷之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猪何以為其母曰欲啖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

不欺也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丞相封平津侯又曰郅都東海人景帝時爲郎嘗從游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東觀漢記曰閩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人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勑市後嘗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贖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奈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士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

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亾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干闥王子闥大都未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未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為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往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

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賣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推猪以與之後數日亾猪者得其猪既以猪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大布隱其前後也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
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嘯乃殺猪以進
之道真食猪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猪又食
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
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賣牛酒
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贇晉郭璞封豕贇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荐食無饜
肆其踐毀弄乃飲羽獻帝效技又豪彘贇曰剛鬣之
族號曰豪稀毛如撥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牡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五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獸部下

象

犀

兕

駮

獬

熊

鹿

麀

犴

貂

鼠

兔

狐

貉

貉

麋

羆

貉

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

孟子曰周公驅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萬歲曆曰成帝咸康六年臨邑王獻象一知跪拜御者使從之

吳志曰賀齊爲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率舞非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太祖大悅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勅付之

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勞問之送馴象二頭與劉禪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泥少而雄桀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雄雌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法顯記曰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皇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

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淨潔異苑曰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

犀

爾雅曰犀似豕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縱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韓詩外傳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漢書曰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又曰尉佗獻文帝犀角十又曰烏弋國出犀牛

蜀王本紀曰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百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為義導者得者毒藥為湯以此義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

劉欣翔交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田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南州異物志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贊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災因乎角椅

序晉傅咸犀鈎序曰世稱雞駭之犀聞之父常待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鈎見遺者乃為之銘

兕

爾雅曰兕似牛

說文曰兕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為鎧嶧冢之山其獸多兕

毛詩曰酌彼兕觥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彎弓而射之應發而殪仰天而歎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

論衡曰太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帥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夫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令汝急度

贊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駁

爾雅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

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駁是食豹可以禦兵

贊晉郭璞贊曰駁惟馬類實畜之英驥首騰旌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貔

爾雅曰貔曰狐其子毅

說文曰貔豹屬出貉國

尚書曰如虎如貔

禮記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贊晉郭璞豹贊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豹豹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自是而非

熊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温無毒止風痺

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於紂

周書曰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

毛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臠熊蹯不熟殺之宣諸裔載以過朝又曰鄭子產騁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晉侯有間

孟子曰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我所欲二者不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欲生亦我欲二者不得兼舍生取義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死後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城二鄉熊其祖也

漢書曰孝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帝嗟嘆以此倍敬重之

東觀漢記曰安帝永初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左右啓以米飴熊上曰此無

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人

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五百歲則能化

續搜神記曰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窞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得菓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以著此人前人飢久於是肯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每且覓食菓還輒分此人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每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之足於

是跳出遂得無他

異苑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恨生尋覓不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荅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為熊矣又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復殘則合穴自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使傷撻傷人仍將騁其矛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啓梁劉孝威謝熊曰啓曰竊以館有射熊之名室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壁殆惑朱公之價色麗燭銀將堪穆王之寶

鹿

爾雅曰鹿牡鹿其子麋其迹速絕有力麋有毛詩曰野有死鹿又曰鹿鳴宴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萍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又曰天子

射鹿于林中

韓子曰夫馬似鹿者千金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又曰高祖詔捕蒯通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狗固吠非其主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故當死者三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解之

三當死

列仙傳曰蘇耽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鹿形如常鹿遇嶮絕之處皆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耶荅曰龍也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輜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弘果爲太尉范曄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古今注曰明帝采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徐沔得白鹿高丈九寸

三輔決錄曰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
華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有白鹿甚馴不
畏人

魏略曰成公英先隨韓約後降太祖從行出獵有三
鹿走過公前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魏志曰文帝獵失鹿帝大怒據胡牀拔刀收吏將欲
斬之蘇則諫乃止

魏末傳曰初明帝為平原王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
故不立為太子常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
明帝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

子因涕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
太子意定矣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餌木絕穀入華山後故人逢女
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又曰沈羲道嘗於路逢白
鹿車一乘龍車一乘從數十人騎迎羲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交阯人也至孝母終負
土治冢列植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瀨鄉記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序表山松白鹿詩序曰荆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壁

立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
鹿泅過江行人見之乘刀競逐謂至山下必得鹿忽
然若飛超岡而去于今此壁謂之白鹿上詩曰白鹿
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哺啣之黃鵠摩
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表魏陳王曹植獵表曰於七月伏鹿鳴塵四月五月
射雉之際此正獵樂之時

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清水山得白鹿一頭
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牋宋孝武帝在彭城叅佐慶獲白鹿牋曰伏承獲白

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麋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麋

說文曰麋麋也

爾雅曰麋牝麋麋其子麋其迓解絕有力豨

毛詩曰野有死麋惡無禮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鹿白銀之麋

呂氏春秋曰使麋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也顧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麋走

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焉

論衡曰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遷爲丹陽太守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麇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麇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有鵠遊其庭至暮而去麇暮入其門與大馬旅至旦而去

詩魏文帝詩曰巾車出鄴宮投獵東橋津重且施密網罕畢飄如雲鸞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麇

表晉王述上白麇表曰所領阮藻之江寧縣界得白麇一頭毛色潔素於其類信斯誠嘉祥也

啓陳徐陵謝賚麇啓曰臣昨旣陪羽獵仍宴上林因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預割鮮禽已同監浦頻蒙大饗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飲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兔

爾雅曰兔子婉其迹迹絕有力欣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爲兔又曰行失瑤光則兔出月

毛詩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又曰肅肅兔置施于中逵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與復得兔為宋國所笑

史記曰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俱出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又范曄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廬而搏塞兔也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幼喪父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兔遊其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檄在所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

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論衡曰儒者言月中有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則死夫兔月氣也

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

序晉王虞白兔賦序曰丞相琅邪王始受旌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迴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為美談今在我王匡濟皇維而有白兔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

詩古歌詩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搗蝦蟇九奉上陛
下一王杵

頌張浚白兔頌曰其毛春素織毫秋黑點綴五采漸
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
姿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
近郊晉得兔於遠境

表晉桓溫賀白兔表曰臣聞至德通玄則禎祥降靈
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于春穀縣皓質純素皦
然殊觀

梁簡文帝上白兔表曰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

藹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

岫之羽不止帝梧庶此素質之禽得遊君園

周庾信上白兔表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

金精表瑞

狐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說文曰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
後死則丘首

易曰田獲三狐

毛詩曰狐裘逍遥又曰狐裘豹裒

禮記曰天子狐白之裘諸侯青卿大夫狐掖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滸澤得白狐

管子曰代出狐白衣之皮裘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

一見公卿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

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買之代各求狐白皮

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

狐離支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真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

皮

韓子曰翟人獻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

歎曰以皮之美自為罪也

漢書曰陳勝吳廣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曰大

楚興陳勝王

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

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九德至則九尾能得

其所子孫繁息於尾明後當盛也

贊晉郭璞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

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標靈符

援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爽之山其上多白猿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樹而號

淮南子曰楚王亾其猿而林木爲之殘

漢書曰李廣後臂善射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爲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听試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未折墮地女接取其

未袁公採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

抱朴子曰猿壽五百歲則變爲猱千歲則變爲老人

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

蟲爲沙

張載論曰白猿玄豹藏於樞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

詩梁沈約石塘瀨聽猿詩曰嗷嗷夜猿鳴溶溶晨霧
合不知聲遠近唯見山重沓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
答

陳蕭詮賦得夜猿啼詩曰桂月影纔通猿鳴迴入風
隔巖還嘯侶臨潭自響空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
別有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賦晉傅玄猿猴賦曰余酒酣耳熱懽顏未伸遂戲猴
而縱猿何嗷嗷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
面又丹其唇揚眉盛額若瞋或長眠而抱勒或嘍咋
而齧斷或顛仰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

類胡兒或低眩而擇颯或祇掌而胡舞

贊晉郭璞曰猿猿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眇而號
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狨猴

楚辭曰狨兮能罷慕類兮以悲

韓子曰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
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雨霖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
燕王曰寡人不能觀也

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

書之類身 卷之九十五
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
沐猴而冠果然又曰長信少府檀長卿為沐猴與狗
鬪蓋寬饒奏免之

賦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
屈竒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為有王孫之狡獸
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睜
隅以耽卹視蹇睫以映瞳鼻鞋薊以顛歛耳聿役以
啗知口噤呻以齟齬脣被嚼以玃靨齒崖崖以齶齶
嚼咤染而聶呢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蹠兔
蹲而狗踞聲歷 而喔咿或喞喞而噉噉又適嬰其

若啼緣百仞之高木攀窈窕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
臨不測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犀
跳而電透乍瓜懸而瓠垂歸瑣繫於庭廡觀者吸呷
而忘疲

晉阮籍獼猴賦曰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累於下陳
體多似而匪類貌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無度故人
面而獸心性偏凌而干進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
驟睥似巧言而偽真整衣冠而偉服懷項王之思歸
耽嗜慾而眇視有長卿之妍姿沐蘭湯而滋穢匪宋
朝之媚人終嗤弄而處繼雖近習而不親

果然

吳錄地理志曰九真胥浦縣有獸名果然狻狷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弓毒射之剥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作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為質黑為文視如蒼頭鴨為邊班文

集上餘皮可得一羣繁文麗好細厚温煖

賦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猿黑類青身肉非嘉餽唯皮為珍

啓梁張纘謝皇太子賁果然禘啓曰伏以狐裘能席徒負舊名玄豹青狸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飈結宇吹綸愧暖挾纘慙温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猩猩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狝狝又曰猩猩人面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曰猩上小而好啼

禮記曰猩上能言不離禽獸

廣志曰猩二似狃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阯封

溪縣

孫卿子曰猩上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羹

食其葢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上之脣

淮南子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上知往歸終神獸

括地圖曰猩上人面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猩上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

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猩猩覺初

暫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縷也

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之獸生在野狀如狃子民人捕

取交阯武平與古有之

贊晉郭璞猩猩贊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

號音若嚶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貂

說文曰貂鼠屬也而大黃黑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藝文類聚

卷之九十五

二十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

賀

魏略曰扶餘國出貂豹

魏書曰鮮卑有貂驪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為名裘

魏志曰烏丸傳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請孫權送貂皮千枚欲舉

國歸吳

啓梁簡文謝勅賁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毳不著馬

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

冰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頌

漢被楊降曹甕不足以髮髻洪慈連類聖澤

鼠

爾雅曰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

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

方言曰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

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蝙蝠北燕

謂之蠹蟻

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之屬皆從鼠鼯

鼠出胡地可作裘鼯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

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

先人

易曰艮為鼠

毛詩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詩義疏曰樊光謂即爾雅鼯鼠也許慎云鼯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敘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

謂螻蛄為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十名蟲鳥物異名同故記也

左傳曰齊侯將為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燠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人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

爲璞

莊子曰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患鼯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又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南海飛至北海非梧桐不足罪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嚇我耶

賈誼書云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况貴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搏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鷦鷯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乃攻於虞氏大滅之此謂類而非我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去於其穴被髮向北呪殺巫鼠

史記曰李斯少時爲鄉中吏舍中鼠食不絜人犬數驚之入倉見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自處耳又曰張湯杜陵

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外湯爲兒守舍而鼠盜肉其
父還怒乃咨湯湯掘遂得盜鼠及餘肉効鼠掠治傳
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
視其文辭如老獄吏

東方朔神異記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磳鼠
在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
食之曰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爲蓐臥之可以却寒
其皮可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
京房易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咎亾鼠舞於庭厥咎誅
死

漢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曰
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
容易磳磳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直人所謂鼠不
容穴坐衙窶藪也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
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至海上廩食
不至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廣志曰白援長尾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鼠深
目而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爲裘
今當名其裘爲天鹿裘黃鼠在田野間爲羣害穀麥
凡善走把不得唯鼠狼能得之

賈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焚之光澤世祖異之問群臣莫知唯攸對曰名鼯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魏略曰大秦國出辟毒鼠

魏志曰公子倉舒早惠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周之冲

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齧是以愛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又曰臧洪傳曰洪爲袁紹所圍糧乏乃掘鼠而食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聽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蹙而死即失衣冠

視如常鼠也

晉陽秋曰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推之

抱朴子內篇曰五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下里外事也

晉太康地記曰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入山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爲牝牡
梁州記曰聶水北聶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一碑

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處公房舉宅登仙故爲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者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秦州記曰乞佛虜乾歸未移抱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悉止抱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異苑曰西域有鼠王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世得沙門呪願便獲無他衆僧釋

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精則
爲王

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
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
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
語其奴曰明市雇十檐水來鼠已逆知之云止欲水
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
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時處
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
竇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爲商賈閉其戶而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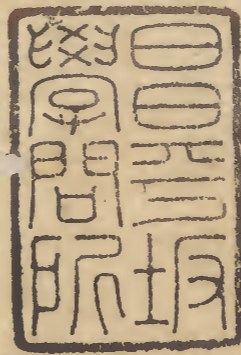
鼠曰汝欲使我富耳今遠行動守吾房中勿令有所
零失也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
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
怪亦絕遂大富

述異記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射
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函中何物謂中
者當厚賞僻即加重罰鐵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公曰
狀之鐵曰兇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
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
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爲火及白鼠風角要占曰長吏
居官厭盜賊法七月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
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合堅固
雜五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
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垣百日
鼠種絕

贊晉郭璞鼯鼠贊曰有鼠豹采厥號爲鼯漢朝莫知
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又鼯鼠贊曰鼯之爲
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孕婦人爲大
任又鼯鼠贊曰小鼠曰鼯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

是告歌譴惟明徵乎其覺又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
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鴛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又
鼠贊曰或以尾翎或以鬣凌飛鼠鼓翰儻然皆騰用
無常所唯神斯憑



部
三
六

